

慕迪的去世，可說是這種教導的重要里程碑。此時，強調個人的五旬節經歷，已經不再被認為是主流福音派以外的一種奇怪經歷了，它已經廣泛地被英、美兩國的主流派教會所接受。越來越多人相信，這是現代人可以獲得的一種經歷。

同時，另一種相似的趨勢，也開始在世紀結束時於羅馬教會發生。^⑯這是由於前些時候兩位德國神學家所播下的種子，他們分別是慕勒（Johann Adam Moehler）和施義班（Matthias Scheeben）。慕勒的主要作品是一八二五年所寫的「教會裏的合一」，該書把教會描述為一個靈恩的團體，是聖靈所建造和賦予生命的。後來施義班的作品（一八七〇年及一八八〇年代）則強調聖靈塑造基督徒生命的獨特工作。二人的著作使「靈恩神學」成為衆所矚目的焦點，使得長久以來，天主教及更正教在宗教改革的激烈辯論中所忽略的聖靈恩賜，再一次被注意。

更具衝擊性的是葛拉（Elena Guerra）的故事，她是一臺致力於基督教少女教育的姊妹領袖，經常為天主教會忽略聖靈的情形而感到憂心忡忡。孩提時期的她會受感動，在升天節和五旬節之間對聖靈作連續九天的循環禱告，記念使徒們在馬可樓上禱告等候聖靈澆灌的那段日子。而且，她不顧朋友的勸告，直接寫信給教皇李奧十二，建議全世界的教會一同在這個時候向聖靈進行九天的循環禱告會。

讓她的朋友十分驚訝的是，教皇不僅讀了她的信，更在一八九七年向全教會發出一份名為「論聖靈」的通諭。在這份文件裏，教皇呼籲舉行這種為期九天的禱告會，又指示教會重新看重聖靈和聖靈的恩賜。結果成千上萬的天主教徒，從神學家到虔誠的平信徒，都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態度來看聖靈。

上一個世紀就這樣結束了，天主教和更正教的領袖們，都期待著一個新的五旬節，和初代神蹟奇事的恢復。從某個角度來看，整個十九世紀幾乎就是五旬節來臨以前的九天禱告會——教會在馬可樓上等候、祈求盼望聖靈的澆灌和恩賜的更新，能在下一個世紀裏面發生。

第
4
章

春雨澆灌在美國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現代五旬節運動的舞台已經預備妥當。當時的三股強大福音派勢力——聖潔運動、開西更高生命運動，和基要主義運動——都為此播下種子，造成爾後教會中靈恩現象的出現。事實上，數以千計的基督徒在講道和詩歌中皆提到五旬節更新。假如這長久以來被期待的澆灌沒有發生的話，那才奇怪呢！

五旬節運動在十九世紀的長時間醞釀期中，有一項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實，就是：一般人極少注意到在合乎聖經的五旬節經驗中關乎靈恩的部分。那時候惟一經歷到方言的，只有耶運的門徒、女先知李亞拿（Anna Lee）所領導的震盪教（Shakers），史密·約瑟（Smith Joseph）和楊百翰（Brigham Young）所領導的摩門教徒。儘管福音派經常強調接受聖靈洗的重要性，卻很少人關心初代教會說

方言與聖靈的關係。

教會對方言的一般態度，可在一八九五年陶雷的經典著作——「受聖靈的洗」（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中看到：

我個人早期研究聖靈洗時發現，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受聖靈洗的人都說方言。我心裏常浮現一個問題：是否受聖靈洗的人都說方言呢？但我從未見過有人說方言，於是我困惑：今天究竟有沒有人真正接受聖靈的洗呢？①

可以確定的是，這問題必然也在許多勇敢宣告五旬節經歷的聖潔運動和更高生命運動的教師們心裏。也許陶雷的結論，正是當時許多思考這問題的人所抱持的結論：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讓我看清楚這個問題，尤其當保羅談到受聖靈洗的人時，他說：「豈都是說方言的嗎？」（林前十一30）②

同一年，慕安得烈出了「五旬節豐滿的祝福」（The Full Blessing of Pentecost）一書，該書代表了更高生命運動對五旬節經歷的傳統觀點。對慕安得烈而言，方言根本不是問題，因為它不一定是受聖靈洗的記號，該書有一段談到五旬節的經歷及結果，就完全沒有提到靈恩的現象。③

一八六九年，宣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當時，他列出各種受聖靈洗的「證據」：

- 一、耶穌的豐滿
- 二、聖潔、公義和順服的生活
- 三、充滿喜樂
- 四、聖靈的果子
- 五、知識的亮光
- 六、感官身體被充滿（聖靈充滿如同萬靈丹，能使我們的身體、思想和全人被祂祝福的生命所充滿，使我們腳跳躍、神經穩定、思想健康、循環系統正常等等。）④

以上所引述的句子，顯示出當時的趨勢。在一九〇一年，許多人相信：五旬節經驗會影響個人的身體狀況。戈貝（W. B. Godbey）在他那本有名的「使徒行傳注釋」中說：「他們被聖靈充滿，開始說……。」卻沒有提到經文中所說的方言，他說，聖靈洗之後所發生的是「哈利路亞地震」。此種教導的結果，哈拿·史密特報導說，在進入廿世紀時，使許多人竭力追求的是一種「能意識」到，並造成「身體激動」的聖靈洗。^⑤

傳統上，伴隨著第二次祝福而來的所謂身體的激動，是最容易被辨別出來的。這些身體方面的表現諸如：喊叫、「跳靈舞」、被「神的能力」擊倒、感染「從神而來的歡笑」。這一切現象都是十分著名的，尤其在追求聖潔運動的人當中。說起來相當奇怪，一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方言仍十分罕見，儘管有人在退修會或復興聚會中經歷說方言，但當方言出現時，通常被反對或誤解；不過即便如此，還是有人能掌握它在聖經裏的意義。

一八八一年所舉行的一次聖潔運動退修會，成為後來廿世紀論戰的前兆：

某日，在一場精采絕倫的講道中，一位來自卡羅縣（Carroll County）的婦人，她是一位參與聖潔運動的教授，忽然全身匍匐在走道上。這事件本身原本並無任何值得研究的，因為在聚會中，本來就偶而會有人仆倒。但此事的發生卻超乎衆人所預料，許多姊妹忙著提醒那位婦人要檢點行為，因為她用一種奇怪的聲音，發出一些有節奏的話語或歌聲。她不停地說，以致影響整個聚會的進行，這成了一片騷動。接著，很奇怪地，參加該退修會的人士立刻分為兩派，有人說這是神大能的彰顯，有人說這是五旬節那種難以理解的方言，但在場的傳道人都不約而同地說：這是出於魔鬼。退修會中的人衆說紛云，使主事者不得不極其小心地處理它。^⑥

在衆多基督徒追求聖靈洗的情況下，若說有人在某些時候經驗了聖靈洗，並表現出聖靈的恩賜——說方言，這是一點都不足為奇的。

經過了整個世紀的期待和教導之後，五旬節運動亦突然地在美國出現，一九〇〇年，所有現代五旬節的構成因素都已在聖潔運動的急進者中發生，但仍缺少一項方言。

一九〇一年出版的五旬節聖潔會規章，涵蓋了關於因信稱義、成聖是第一次恩典的作為、立即的醫治、基督在千禧年之前降臨等等。惟一缺少的是第三種經驗——以方言為憑據的聖靈洗。⑦

十九世紀的英國和美國，已經進入這樣的預備階段，難怪在德克薩斯州托別卡由巴罕（Charles Parham）所帶領的貝瑟聖經學院（Bethel Bible School）學生會下此結論說：「說方言是合乎聖經的，是聖靈洗的證據。」巴罕在一九〇〇年冬天，規定了那次著名的週末作業，當歐茲曼要求她的老師和同學為她按手禱告，幫助她受聖靈洗並說方言時，事實上，她乃是超越了歷史和傳統。過去千年來，教會一直認為說方言是被鬼附的表現，並且這種經歷向來被主流派基督徒傳統所排斥，而現在，它卻以改變歷史的姿態，重新進入基督徒的生活中。

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也就是廿世紀的第一天，歐茲曼——那位三十歲的聖經學院女學生，接受了她的五旬節經歷，同時說出方言。這次讓「全世界都能感覺到的碰觸」竟發生在一位年輕女子身上，並「展開了廿世紀的五旬節運動」。⑧

那是一個大約由一百一十五人參加的深夜禱告會，在煤油燈的照射下，這個團體祈求主賜給他們力量，去面對新的世紀。巴罕回憶說：

我按手在她頭上，當榮耀降臨在她身前，我只不過禱告了二十來句而已。一種光輝覆蓋著她的頭和面容，然後她開始說中文，甚至往後的三天，她無法用英文說話。當她欲以書寫的方式來表達意思時，竟寫不出英文，而寫出中文來；當時的報紙曾把她所寫的中文刊載出來，目前我們還保存著這些資料。⑨

除她以外，在該年的元旦，再也沒有人經歷到方言的恩賜。原先歐茲曼小姐以為這種經歷是單單賜給她的，但當她發現別人也開始追求並接受這種經歷時，連她自己都覺得奇怪。

第二天晚上，歐茲曼又領受了波希米亞人的語言，接著再過幾天，巴罕和大部分其他的學生，都接受了五旬節的經歷。很快地，學生們開始用方言歌唱，甚至用方言或配合翻方言的恩賜來傳講信息。當巴罕回顧這些事時，他說：「那些強調第二次祝福、聖潔運動和更高生命的人們，都忽略了他們教訓中極重要的部分。」依據這位老師和其學生看來，說方言是他們受聖靈洗的第一個根據，而其他的恩賜和

聖靈的果子，則是後來的表現。⑩

從那時開始，巴罕和他的學生有五年的時間，在西南部各州旅行，傳揚「使徒信心」的福音，這是他為這次運動所定的名稱。在這如旋風般的行動當中，巴罕吸引了一萬五千人加入這個教會。然而，他無法留住所有的參加者，因為他一直拒絕成立任何一種形式的教會組織。雖然巴罕在托別卡、休士頓、德克薩斯州等地均引起注意，但是在那時候，他還不能使全國對這附帶的新方言發生興趣。直到後來，他的一位學生——西摩（William J. Seymour）才成為領導五旬節復興的器皿。

巴罕在一九〇五年於休士頓主領一次成功的聚會後，便決定把聖經書院搬遷到那裏，那時他遇到了西摩。西摩申請加入巴罕的新學校，結果他被接受了。這在當時來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他是美國南方的黑人，而且當時還有種族隔離政策和「科羅法案」（Jim Crow）。然而西摩在那個學校就讀，同時也經歷了五旬節的第一個證據——方言。身為一位默默無聞的南方黑人聖潔會傳道人，他先前曾屬於循道會，且曾在神的教會（the Church of God）——位於印第安納州的安德森（Anderson, Indiana）——當傳道人，也曾經是「黃昏之光聖徒」（Evening Light Saints）的一員。西摩雖曾於休士頓聆聽巴罕的教誨，但並未馬上得到方言

的經歷。

一九〇六年，洛杉磯一間黑人聖潔會邀請西摩主領聚會，這些聚會後來成為教會歷史上，最重要的復興聚會之一。一九〇六到一九〇九年的阿蘇撒街復興，就是由西摩所領導。這些復興聚會使得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相信他們長久以來所期望的春雨已然降臨。一八三一年，那位受過高深教育、口才出眾的蘇格蘭長老會傳道人珥運所未能成功的工作，終於在一九〇六年，由這位來自南方德克薩斯州的黑人聖潔會傳道人完成。

透過報章、宗教期刊、復興聚會和訪客的見證，阿蘇撒街復興的信息傳遍了世界，使人知道他們長久以來的等候終告結束。聖靈恩賜再一次在教會中恢復，而「萬物的復興」也正式開始了；這一切的神蹟奇事都足以證明，耶穌基督快要再來。關於阿蘇撒街初期的報導，是十分感性的，雖然世俗的新聞界用嘲笑的語氣來描述復興，說它像馬戲團一樣，但聖潔運動的傳播媒介則出奇地加以讚許。傳播這些消息的主要關鍵人物是法蘭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他是一位聖潔會的佈道家，且似乎從一開始，他就看出這些聚會的歷史意義。由於他的緣故，衛理公會和開西運動的聖潔派信徒，都聽見了洛杉磯所傳出的消息。以下就是巴特曼的一份典

……邪靈被趕出去、病患得醫治，許多人蒙福、被復興，接受聖靈及能力的洗，領袖被舉起，軟弱的人在主裏剛強起來，人的內心似乎被燈光一一照亮；這是一段厲害的省察時間，不僅在人的行為上，同時也更深入到人內在隱藏的動機，因沒有任何事物能逃避神鑒察的眼光。耶穌被高舉，寶血被顯為大，聖靈再一次得著榮耀。擊倒的力量常常出現，強壯的男人在神的大能下躺臥數小時。毫無疑問地，這次大復興影響了全世界。⑪

所有聽見阿蘇撒街消息的人必須作一個判斷——它究竟是從聖靈而來？它是否是真正的春雨澆灌？由於有些領袖立即判斷五旬節運動是虛假的，以致強烈反對的聲浪隨之而來。在聚會開始後八個月，附近洛杉磯拿撒勒人會的開創人費尼布西（Phineas Bresee），即發表以下言論，批評新出現的五旬節派：

在本地出現一小羣，無論是數量或影響力，都微不足道的一批人……，他們

們的影響力就如小石塊丟進海裏……，他們所說的方言毫無意義，是夢囈，是無意義的喃喃自語——一片可憐的混亂。

這當中多少有些人對自己的經歷感到不滿意，他們從未完全成聖，或已失去他們心裏面寶貴的工作，以致他們去追求一些奇特的、與衆不同的經歷，然而這些正是他們跌倒的原因。⑫

據悉，費尼布西本人從未會到過阿蘇撒街，但他會差派一些代表到那裏訪問，他們參加聚會後，就帶回了負面的報告。

費尼布西正是成千上萬福音派人士之一，他們向來盼望一個現代的五旬節，他們的神學立場也造成了當時的五旬節運動。直到一九一九年，他的教會仍名為五旬節拿撒勒人教會。至於其他參與聖潔運動的人士，就不見得像費尼布西那樣仁慈、有愛心了。火柱教會的創辦人白艾瑪（Alma White），就稱阿蘇撒街的信徒為屬於魔鬼的「邪靈崇拜者」。⑬

儘管有費尼布西和白艾瑪的警告，還是有數百位教會領袖湧到阿蘇撒街去；他們都深信五旬節能力是真正恢復了，而聖靈的恩賜也真的賜給他們了。有很多批評

者都「被主所擊倒」，以致對這運動深信不疑。

在那些日子，經常可以看見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道貌岸然地帶著懷疑和不馴的態度，站在一個簡陋的聚會場地外頭（穿得好像是隻孔雀，手上拿著鑲了鑽石的手套）。領會者邀請會眾為這位前來批評的人禱告，那種安靜、集中的禱告所帶來的力量，是十分肅穆的。巴特曼報導說，這樣的批評者，到最後會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所抓住：「他們屏氣凝神，心裏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的思緒混亂，眼前似乎漆黑一片，無法支持下去。」不久，他被擊倒在地，在當晚聚會未結束前，他會躺在地板上，穿著白色的全套西服，發出絕望、悔改的聲音，呼求聖靈的洗。⁽¹⁾

另一方面，數百位甚至數千位的尋求者，從美國各地和歐洲前來經歷他們一個人的五旬節⁽²⁾。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態度認真、信仰平衡，通常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經歷那以方言為證據的聖靈洗，這就是早期全世界各地五旬節運動的成功故事。

五旬節主義最初盛行於美國聖潔運動中，尤其在東南部的各州。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聖潔會傳道人卡西威（G. B. Cashwell）來到阿蘇撒街，在對付掉自己嚴重的偏見後，接受了聖靈的洗並說方言，於是回到自己的家

鄉「傳播那火焰」。

一九〇七年一月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敦鎮（Dunn），一間老舊的煙草倉庫裏，舉辦為期一個月的聚會，數百位南方聖潔派的信徒聚集在一起，領受春雨。敦鎮聚會所造成的效果是：「火洗聖潔會」（Fire-Baptized Holiness Church）整個被納入五旬節運動中。另外，田納西州克利夫蘭的「神的教會」也是如此。五旬節聖潔會（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的帶領人離開了他的教會，因他無法接受卡西威所謂「第一個證據」的理論；但是他所管理的十五個教會中，卻已有十三個教會在一夕之間成為五旬節派。同時，當「自由意志浸信會」（Free Will Baptist Church）接受了五旬節的經歷以後，北卡羅來納州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宗派，他們把教會名稱更改為「五旬節自由意志浸信會」（Pentecostal Free Will Baptist Church）。由於敦鎮復興在歷史上有其重要性，有人便稱之為「東部的阿蘇撒街」。

在田納西州的曼非斯（Memphis）有一間「基督神的教會」（Church of God in Christ），她是一間黑人聖潔會，其中三位領袖前往阿蘇撒街接受方言的恩賜，回來以後，教會中大部分信徒也跟從他們的教導，加入五旬節信徒行列。此外，在

北卡羅來納州還有另外一個名叫「美國聯合聖潔會」(United Holy Church of America)的黑人聖潔會教派，他們則似乎毫無任何掙扎，即接受了五旬節的洗。

在整個美國和加拿大，五旬節火焰經由阿蘇撒街的朝聖者傳開。其實，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已被教導：五旬節馬可樓的經歷，是可以在現代發生的。他們認為這樣的復興是由於芬尼、巴默、慕迪、宣信和其他人的教導所帶來的。他們歡喜喜求聖靈的洗，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說方言，用方言歌唱，說預言，為病人禱告；同時，一般而言，他們都在操練哥林多前書十一、十四章中所有聖靈的恩賜。

「阿蘇撒街的復興」重複地在全國各地發生。杜汗(William H. Durham)把火焰帶到芝加哥；佛羅倫斯·克勞(Florence Crawford)把它帶到奧勒岡州的波特蘭；瑪莉·布朗(Marie Brown)將它帶到紐約市；芙勞(Roswell Flower)則將它帶到印第安納州的波里士。在加拿大傳遞火把的則是亞格(A. H. Argue)和渥特(A. G. Ward)，復興的力量幾乎令人無法抗拒。大部分參加早期五旬節聚會者，都相信這運動是可信和真實的。在全國各地，數百所獨立教會在一夕之間出現，奠定了神召會的基礎——一個於一九一四年在阿肯色州熱泉鎮(Hot Springs, Arkansas)所建立的五旬節教派。

一份別具意義的研究顯示出五旬節運動剛開始橫掃美國時的勢力。一九〇八年，基督神的教會為了方言是否為聖靈洗的第一個證據而分裂。最後教會裏過半數的信徒都贊成這種教導；而另外反五旬節的會友則組成「基督的教會」(The Church of Christ)，即聖潔會，Holiness)，後者一直維持著衛理公會原來的教導，認為成聖是第二次的恩典。到了一九八三年，統計數字告訴我們這兩個團體的故事。反對五旬節的團體，最後剩下一百五十一所教會，九千零一十八位信徒；而贊成五旬節的教派則增長為七千所教會和三百七十萬九千位信徒。類似如此的戲劇化增長例子，在美國各地五旬節團體中不勝枚舉。

下頁圖表的數字可讓我們看出目前美國五旬節派教會的增長情形。

這樣的增長真是異乎尋常，尤其當近年來其他主流派教會出現衰退的情形下。在一九八三年，神召會被教會增長專家稱為「美國增長最快速」的教會。而且正如這運動在美國所帶給人的深刻印象一樣，這運動在其他地區所帶來的教會增長和發展，最後也成為五旬節故事中最令人吃驚的部分。毫無疑問地，五旬節運動發源於美國，而且是全世界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宗教運動。

美國五旬節教派會友增長數字

教會別	西元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八三年
基督神的教會		三〇、二六三	四二五、五〇〇	三、七〇九、八六一
神召會		四七、五九〇	六二六、六六〇	一、七八八、三九四
神的教會（田納西州的）	二三、二四七		二四三、五三二	四五六、七八七
克利夫蘭（）			六六、七九〇	
五旬節聖潔會	八、〇九六			一〇八、〇〇〇

早期五旬節的領袖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剛開始的時候，批評者說，五旬節運動的風氣將在幾年內銷聲匿跡（blow over），但如今，這陣風卻已吹遍全世界（blew all over the world）！」

第

5

章

春雨澆灌在全地

歐洲

春雨澆灌在美國的同時，也澆灌在歐洲。一般說來，歐洲的五旬節運動和美國一樣，都發生在同類型的人身上。讓人驚訝的是，雖然五旬節運動在美國開始的時候，不列顛的教會領袖們曾經在神學上有極大的貢獻，然而歐洲的五旬節運動卻不是從不列顛開始的。事實上，英國人最初聽到的五旬節信息，是從一位出生在英格蘭的挪威人巴瑞特（Thomas Ball Barratt）所傳講的。

對西歐而言，巴瑞特可說是一位「五旬節使徒」，他原是一位具備成聖經驗的循道會傳道人。廿世紀初，他在挪威擔任循道會的牧師，並於一九〇六年前往美

國，目的是為挪威首都奧斯陸（當時稱為基斯丁納）的都市宣教籌款。

當巴瑞特到達紐約市，聽見阿蘇撒街的復興之後，便覺得那就是長久以來所尋求的聖靈春雨的澆灌，並且正如當時許多人一樣，他認為自己必須前往洛杉磯去領受聖靈的浸。在尚未往阿蘇撒街以前，巴瑞特決定先在紐約市開始禱告，尋求五旬節聖靈的經歷。某日，當他禱告了十二個小時之後，這位迫切的尋求者，終於在一九〇六年十月七日領受聖靈的浸，以下是他個人的記錄：

一種光輝和能力充滿我，使我開始以一種外國語言大聲地呼喊，從我發出的各種聲音看來，我一定說了七、八種語言……最奇妙的一刻，就是當我發出一段優美的男中音獨唱，我所使用的聲音是我從未聽過，最純潔、最愜悅的語言。①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巴瑞特回到奧斯陸，租用一個可容納兩千人的體育館，舉行歐洲有史以來首次的五旬節聚會，在這初次的努力中，春雨傾盆而下。關於這些聚會，巴瑞特後來寫道：

各個宗派的信徒都湧到聚會裏來。其中有一部分人領受五旬節的經歷，說方言……，很多人尋求救恩，也有很多靈魂被榮耀地拯救。許多人追求一顆清潔的心，火燄於是降在那經過潔淨的祭物上；同時，這些參加聚會的人，也把火燄帶回他們原來所居住的城鎮裏去。②

在很短的時間內，巴瑞特便被公認為歐洲的五旬節先知。牧師們從瑞典、英格蘭和德國前來拜訪他，並領受他們個人的聖靈浸。這些人帶著這火燄回到他們的家鄉，使五旬節運動也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興盛起來。

帕德魯斯（Lewi Petrus）回到斯得哥爾摩之後，在他自己所牧養的浸信會中，舉辦了一次歷史性的五旬節聚會。不久，浸信會開始審查帕德魯斯的信仰，認為他已經偏離浸信會的教義，便開除他，但其會眾卻跟隨他加入五旬節運動。今日，斯得哥爾摩著名的非拉鐵非教會，是全歐最大的一所自由教會。七千位信徒在一間只能容納四千人的會堂裏聚會。現在，這所教會經營一個廣播電台、一份日報，也差派許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雖然巴瑞特在義大利所產生的影響力不如在北歐那般直接，五旬節運動卻經由一羣美裔義大利籍的美國人將此信息傳遞給其在這古老國家中的親人。在一九〇六年之後的幾年間，義大利陸續出現許多五旬節教會。到廿世紀中葉，義大利三分之二的更正教會，都接受了五旬節信仰。

五旬節運動在德語系的國家中發展較慢，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九〇九年所發表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該份宣言的內容，拒絕五旬節和聖靈恩賜的彰顯已被恢復。此運動在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發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美國傳道人奧思本（T. L. Osborne），才在這些地方帶來大復興。由於在歐洲的吉普賽人有許多人歸主，五旬節運動便在一九五〇年代，得以在歐洲大陸快速地發展。今天，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最大的更正教派，都屬於五旬節派。

智利

拉丁美洲的五旬節派，就如北美和歐洲一樣，都是在循道會的完全成聖派中發生。拉丁美洲春雨的澆灌，首先發生於智利，她的第一位領導者是循道會的宣教士

——胡弗（Willis C. Hoover）。他是芝加哥一位有執照的醫生。當初，胡弗原是向循道會的宣教部門提出到非洲宣教的申請，可是當他知道惟一的可能性是到智利宣教時，他也接受了。

胡弗在智利宣教若干年後，成為該地區的總監，負責牧養六千位會友，且擔任此職務達七年之久。這段期間，他一直祈求一個新的五旬節來到。一九〇二年，一次強調全人成聖的聖潔復興運動橫掃智利的循道會，正如數十年前發生在北美的情形一樣。胡弗雖極喜慶此次復興運動卻不因此感到滿足。他繼續祈求，希望能在智利看到使徒行傳中所記載的神蹟再次發生。③

一九〇五年，胡弗聽到一個不尋常的復興在印度發生。領導人是一位聖公會的教師——拉馬拜（Pandita Ramabai），此人在聖潔運動中十分活躍。這個不尋常的復興發生在印度普拿（Puna）的一所女子學校裏，學生們經歷魂遊象外、異象、異夢、說預言和方言等事。當胡弗在教會的通訊上獲知這些消息時，他感到十分驚訝。此事過後不久，一位伐帕拉蘇（Valparaiso）第一循道會的會友，在夢境裏看到耶穌基督的異象，此異象澈底改變了智利的整個宗教情況。

在異象裏，耶穌對那位謙卑的守更者說：「去找你的牧師，請他召集教會中最

屬靈的一批會友。他們要每天聚集在一起禱告，我將以火焰的舌頭給他們施洗。」

④第二天，那位守更者匆忙地將此信息告知胡弗，而他馬上招聚了一批分別為聖的信徒，每天到他的住處禱告。他們彼此立約，約定每晚五點同心聚集禱告，直到有事情發生。

這些禱告所造成的結果，使伐帕拉蘇教會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復興。不久，火焰延燒到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使那地方的第一、第二循道會先後經歷了五旬節的火焰。其中一位智利早期的五旬節領袖，描述五旬節經歷起先臨到智利的情景：

這是智利有史以來未曾見過、令人驚訝的場面；弟兄們受感動跳舞、看見屬靈異象、說天使的言語、預言關於這次靈性大復興的種種。聖靈把他們帶到街上，政府當局卻把他們帶到警察局，如同囚犯般拘捕他們。即使如此，他們仍繼續在警察局裏跳舞、說方言，甚至對政府人員說預言。逼迫從許多方面臨到我們，我們被循道會驅逐，因為牧師不能接受這種形式的復興，他們把我們看作瘋狂的人。⑤

儘管反對的力量從社會、教會兩方面臨到，更新運動仍急速地在循道會增長。例如伐帕拉蘇教會，自從五旬節的火焰降下以來，參加聚會的人數便急速上升。從七月份到八月份，主日學的人數從原先的三百六十三人，增長為四百廿五人，到了九月份，更達到五百廿七人。更奇妙的是，在一九〇九年十月的晚間聚會裏，幾乎來了一千人，把教會擠得水洩不通。在那些聚會裏，聖靈的恩賜是明顯的。當神的能力降臨在會友身上，他們經常會在聖靈裏跳舞。並且當聖靈愈發運行時，會眾的數目便愈發增長。許多醫病的神蹟和天上的異象都發生了。

雖然拉丁美洲的循道會並未經歷這樣爆炸性的增長，但教會的領導階層卻很快地採取反對的行動。當許多負面的報告被傳送到紐約循道會的宣教協會時，胡弗及其跟隨者都被指控為「反循道會、反聖經和非理性的一羣」。很多人說撒旦和其邪惡力量正控制著五旬節信徒。⑥

這就是胡弗和他的朋友們九月份在聖地牙哥受審查時所面對的主要控告。反對的力量於一九〇九年九月十二日達到沸點，胡弗和卅七位五旬節同伴被趕出循道會。此決定在一九一〇年二月於伐帕拉蘇所舉行的年度大會上被確認。分裂之後，這批「春雨人」組成了新的教會，並將該教會命名為「La Iglesia Metodista

Pentecostal」或「五旬節循道會」。五旬節信徒開始走向街頭傳福音，胡弗指示教會的每一個會友，從兒童到老人，每逢週日到街上傳福音。自一九一〇年到現在，數十萬的智利五旬節信徒，皆繼續於主日在全國每一條街道上傳福音，然後才一同步行前往教會，參加主日學或教會崇拜。在這國家中，每一個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都成為傳福音的講台。成千上萬的人也因此被吸引而加入教會。

當五旬節派信徒開始在街上運用屬靈恩賜時，那些將他們逐出循道會的人，也就愈發遠離一八八〇年當他們在智利剛設立教會時，那種勇於表達的聖潔派方式。他們的教會不再發出「阿們」的聲音，同時許多公開作見證的機會也消失了。另一方面，五旬節派信徒則開始採用一句口號——Chile sera para Cristo（智利歸主）。

對於這則故事，還有一段有趣的註腳，是關於一九〇九年那次審查之後，這兩個團體的增長情形。當時，循道會在智利的信徒共有六千人，在其拒絕五旬節復興之後，他們開始推行社會福音，把工作的主要對象轉變為智利的中產階級。從作決定的那天開始，接下來的七十五年內，智利的循道會人數縮減至四千人。對此，彼得·魏格納很適切地描述道：

許多在一九〇九年會視五旬節運動為魔鬼工作的人，後來皆不得不問自己：究竟魔鬼站在那一邊？⑦

從一九〇九年開始，智利便經歷五旬節復興的故事，它正是今天許多令人驚訝的教會增長記錄之一。現在智利共有超過二百萬的五旬節信徒，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更正教。雖然有數十萬人分別隸屬於不同的五旬節團體，但五旬節循道會仍宣稱，他們目前擁有一百七十萬以上的信徒。根據最近（一九九〇年）研究顯示，目前有三百萬以上的智利人（智利人口總共有一千兩百萬）宣稱自己為福音派信徒。

聖地牙哥的第一所五旬節循道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更正教會，不僅是在智利，就全世界而言也是如此。該所教會以其所在的街道為名，數十年來已成為衆所周知的教會，她的名稱是荷達貝赤（Jotabeche）。到了一九三六年，整個運動便澈底地本地化，完全交由本地人領導，由當時的監督奧馬拿（Manuel Umana），擔任該教會的牧師。奧馬拿在一九六四年去世之後，便由其助理傑弗·威斯奎接任。這所教會從一九〇九年到如今，只歷經兩位牧師。

傑弗·威斯奎透過一種稱為「附屬」(annexos)，或「班」(classes)的家庭教會體系，來牧養他廣大的會眾，這種作法反映出約翰衛斯理初期的「會」(societies)的組織。目前在聖地牙哥約有一百個這樣的團體，他們都在執事的監督之下，而執事則直接向牧師負責。有些「班」的數目多達數百人，有些則至數千人。其中至少有一個班固定有三千人聚會。

教堂的建造完全仰賴會眾的奉獻，並沒有任何來自智利以外的援助。該巨型的建築物裏，可容納一萬六千個座位；此外，還可容納多達一千人的詩班和樂團（詩班人數總共有四千人）。它是為取代過去只能容納七千人的會堂而建築的。當然，為數達十萬人的會友，不可能每次都能來參加聚會，因此必須排定時間表，住在鄰近地區，走路即能到達聚會地點，每週固定來聚會的人數有五千人；其他人則每月輪流參加聚會。^⑧

目前，智利的五旬節信徒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這使她成為全世界最典型的五旬節國家。由於當地教會的增長率近年來每年皆超過百分之十，因此，智利的五旬節信徒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非常樂觀。有一些拉丁美洲教會增長的觀察家預言：在廿一世紀時，智利人口將有百分之五十屬於五旬節派。^⑨

巴西

巴西五旬節運動的起源和發展經過，與智利一樣富戲劇性和多彩多姿。在聖靈降臨智利的那年，美國發生一件不尋常的事，此事對於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巴西——極為重大。在印第安納的南灣，有一位來自瑞典的移民，柏格 (Daniel Berg) 和維格恩 (Gunnar Vingren)，當時，他們二人參加一個由一些被聖靈充滿者所舉辦的小型五旬節禱告會。在聚會裏有預言臨到他們，神指示他們二人到一個名叫巴拉 (Para) 的地方宣教。

由於在場無人知道「巴拉」位於何處，於是，這兩個瑞典人前往芝加哥公立圖書館，在世界地圖上找尋巴拉這地方。經過許多搜尋之後，他們發現，巴西東北部的一個省分裏，有一個地方就叫巴拉。^⑩

另外，還有一段預言吩咐柏格和維格恩兩人到紐約市會晤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且指示他們在某個地點與他見面。果然有一位陌生人奇蹟般地出現，並交給他們剛好足夠的旅費，買兩張往巴西的蒸汽船單程船票。於是，他們在一九一〇年離開美國前往巴拉的貝林 (Belém)，沒有任何宣教機構或教會的支持。

最初，他們參加當地的一所小型浸信會，在那裏學習葡萄牙文。不久，聖靈開始藉著他們彰顯方言和醫治的恩賜。但如此的行動對浸信會來說，是極不尋常的，因此該教會的牧師便要求他們與其朋友，把五旬節的禱告會移到地下室舉行。然而過了不久，全教會的人都跑到地下室去，反倒不參加在上面的聚會。經過一段「嚴肅而緊張的時期」之後，柏格和維格恩組成了第一個五旬節教會，會友共十八人，並名之為「神召會」（此時是美國神召會建立前的第四年）。①

巴西五旬節教會的增長，也是十分罕見的。該國的神召會會友在一九八三年已超過七百萬人，是目前全拉丁美洲最大的更正教派，而當初在貝林建造的教會，會友也已增長到三千名以上。事實上，在巴西全國每一個地區，皆設有大型的、活躍的五旬節教會。從一九一〇年開始，許多快速增長的五旬節團體也像神召會一樣，在巴西各地蓬勃成長。現在，巴西的五旬節信徒已超過一千三百萬，雖然巴雷特認為他們只有七百萬。造成此數據差異的一個可能理由，即許多五旬節信徒的名字仍被登錄在該國最大的羅馬天主教會的會籍上。巴雷特在一九八〇年的報告中說：「至少有一千一百萬個巴西福音派信徒，仍然被視為天主教徒，即使事實上他們已參加了更正教會。」②

梅優(Manoel de Mello)是四方福音會的傳道人，於一九五四年建立名為「巴西歸主」(Brasil Para Cristo)的宗派，並在短短十年內，該團體即增長至四千個有組織的教會，和一百萬名會友。近年來，他已在聖保羅建立一個聲稱可容納兩萬五千個座位的大教堂。此容納量遠勝過羅馬聖彼得教堂，使她成為基督教界中最大的教堂。③

根據一九七三年的報告顯示，巴西更正教傳道人的數目第一次超過羅馬天主教。這些人中絕大部分是五旬節派的傳道人，雖然其中也有不少浸信會、長老會、信義宗的傳道人。在面對五旬節的挑戰時，有一些較傳統、主流派的巴西更正教會，在增長方面遇到了困難。但是近年來，這許多的宗派也開始經歷一種名叫「革新」(renovation)的運動。事實上，在這個運動中，許多教會都成為五旬節教會；而且有些浸信會、循道會和長老會為了吸引更多的羣衆，於名稱前加上「五旬節」三個字的情形，也是司空見慣。

除了傳統教會所經歷的革新運動外，也有快速增長的靈恩運動在巴西的羅馬天主教會中發生。

巴西向來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天主教徒。在一九八〇年，他們的數目達到一千零

九十二萬人。使得巴西在同一時間內，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和五旬節教會的信徒。

拉丁美洲

一份一九六九年的研究顯示，拉丁美洲百分之六十三以上的更正教徒屬於五旬節教派。他們形成了以下各國最大的教會團體：巴西、阿根廷、智利、祕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和墨西哥。^⑪

彼得·魏格納本人曾經是公理會的宣教士，在厄瓜多爾宣教數年。他所看見的事情讓他相信：聖靈恩賜是五旬節運動得以在世界各地不尋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後來，魏格納在富勒神學院從事有關教會增長的研究時，就會向主流派教會介紹：聖靈大能乃是這些教會增長的關鍵所在。^⑫其中，彼得·魏格納指出一件更令人驚訝的發現，即在廿世紀期間，更正教將在拉丁美洲有極大的增長。以下是他就更正教到本世紀末的成長所作的預估：

一九〇〇年，在所有拉丁美洲的國家中，總共有五萬個更正教信徒

一九三〇年代，信徒總數超過一百萬

一九四〇年代，信徒總數超過兩百萬

一九五〇年代，信徒總數超過五百萬

一九六〇年代，信徒總數超過一千萬

一九七〇年代，信徒總數超過兩千萬

一些統計學者更預估，至公元兩千年時，更正教信徒在拉丁美洲將達到一億人。^⑯

這些信徒絕大部分將屬於五旬節派，並且我們可以很合理的預估，這些更正教會的信徒，至少有七千五百萬人屬於五旬節派。如果我們把純五旬節信徒的數目，再加上數以百萬計在傳統更正教會裏參與更新運動的信徒，以及羅馬天主教會的靈恩信徒，那麼我們就可以看見：所謂「春雨人」將成為這片大陸上，未來最主要的力量之一了。事實上，有些教會增長的分析家甚至預言到下一個世紀開始時，巴西和智利將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是五旬節信徒。

近來的一個兆頭，便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五旬節信徒成為該國的領袖。此人就是

一九八二年就任瓜地馬拉元首的——蒙特（Efrain Rios Montt）。蒙特就職一年半之後，他的講道便失去擁戴者，因為該國的一些軍事領袖在一次政變中將他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較傳統的領袖來擔任總統。（請參考「僕人或獨裁者？」，以琳書房出版。）

雖然蒙特的任期極其短暫，但他的就位卻為整個拉丁美洲的現在和未來，帶來特別的意義。^⑯

蘇俄

五旬節運動在蘇俄的開始，與巴西極為類似。對於蘇俄和其他斯拉夫國家來說，五旬節的使徒是在一八九一年出生於蘇俄中部烏拉山脈中的哥薩克人——瓦挪納夫（Ivan Efimovich Varonaev）。在一九一七年共產革命發生之前，他在一所浸信會裏信主，且成為浸信會的傳道人。在一九一二年，他因受俄國東正教會的逼迫而移民到美國。

瓦挪納夫初到美國時，首先定居在加州。一九一四年，他開始在當地浸信會教會擔任聖職，成為傳道人。然後他開始在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拓植專屬於俄人

的浸信會。

由於他的事工充滿能力，使他在移民至美國的俄國人中獲得不小的名聲。後來瓦挪納夫搬到紐約市，又在曼哈頓擔任一間蘇俄浸信會的牧師。到了一九一九年，他才開始接觸到五旬節的信徒。同年，在他已經接受聖靈洗的妻子和女兒的催促下，他也得著了五旬節說方言的經歷。^⑰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瓦挪納夫在曼哈頓建立了第一間俄國人的五旬節教會。雖然他的教會在當地快速地成長，然而他並未一直停留在紐約。有一次，當他在一小屋子參與禱告會時，有預言呼召他回去自己的祖國作宣教工作。那預言的信息既簡單又直接：「瓦挪納夫！瓦挪納夫！去蘇俄！」在後來的禱告中，同樣的信息一直在他心裏迴響。於是憑著這些，這位無畏的蘇俄傳道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傳揚五旬節的信息。^⑱

一九二〇年八月，瓦挪納夫全家離開紐約前往蘇俄，途中，他們在保加利亞停留五個月。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瓦挪納夫便建立了廿個五旬節教會。在訪問君士坦丁堡幾個月之後，他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到達敖得薩（Odessa），並開始在各浸信會中講道。

在很短的時間內，浸信會便要求他離開他們的教會，因為他們無法同意他那新穎的、關於聖靈洗的教導。於是他在蘇俄第一間五旬節教會，並且不久，他的教會即增長至一千人。從敖得薩的基地開始，瓦挪納夫的事工開始在蘇俄各地成長起來。事實上，據浸信會聯會首腦人物估計，幾個月之內，五旬節信徒單就烏克蘭一地就已增加到二萬人。

透過瓦挪納夫的事工，五旬節的信仰極不尋常地傳開了；然而他的事工並未局限於蘇俄當地，這位充滿力量的先驅者遂被稱為：「斯拉夫民族的五旬節使徒」。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期間，他經常往返蘇俄、波蘭和保加利亞各地。當時俄國仍有相當的宗教自由，這位孜孜不倦的五旬節傳道人，在他的祖國內，建立了超過三百五十間的教會，同時也在其他數個斯拉夫民族組成的國家，創立五旬節教會。⑪

在一九二〇年代期間，五旬節信徒面對著兩方面的逼迫——浸信會和共產黨。最後，共產黨結束了俄國人的宗教自由。一九二九年，共產政權頒佈一則聲名狼藉的反宗教條例，禁止所有宗教刊物的印刷、公開見證，以及從國外來的宣教奉獻。因為瓦挪納夫一直受到美國神召會的支持，所以他在一九三一年被逮捕，且被判入

牢改營六個月，罪狀是替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從事「間諜活動」。

瓦挪納夫於一九三六年再次被逮捕，那時他正申請護照，打算離開俄國。往後七年，他在監獄密集的詰問中受盡折磨。瓦挪納夫的家人有理由相信，他在一九四三年，在陰森的馬里基斯堡靠近列寧格勒的監獄裏，被行刑隊槍決。他的妻子也在監獄裏渡過了廿七年的光陰，直到一九六〇年才被釋放。⑫

瓦挪納夫的遺體現正躺在俄國某處一個平凡的墳墓裏，但他的工作在今日的俄國仍持續不斷地增長。近年來，五旬節運動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此運動不顧一切的逼迫而急速成長，使俄國的科學協會將五旬節信仰視為目前存在於俄國和世界各地中，「最惡毒的宗教鴉片」之一。⑬

曾經有很多人嘗試去解釋五旬節信仰急速在俄國成長的原因，由於此運動一直很能吸引貧窮者，故有人說五旬節信仰「比浸信會更加接近無產階級」。此運動同時也吸引了許多俄國的年輕人。按照喀拉維茲（Walter Kolarz）的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種羅曼蒂克、神祕的氣氛，吸引許多年輕人去參加五旬節的聚會：

蘇俄的五旬節運動中，有一種羅曼蒂克、革命的特質。首先，這個運動是被禁止的，參加的人必須有相當的勇氣，而且五旬節的聚會又以一種吸引年輕人的方式和環境來進行，山區、森林、昏暗的環境……，所有聚會都是神祕，和具有「陰謀」的。那些地下的，為法律所不容的圈子所曾經提供給上一代的，於一九五〇年代的五旬節禱告會中，也同樣地提供給年輕人。^{②3}

雖然我們無法獲得準確的統計數目，但是根據估計，今天在俄國至少有六十萬名的五旬節信徒，且實際的數目可能遠高於此。許多年來，雖然福音派信徒中有極高的比例是屬於五旬節派，但政府都將其歸類於浸信會。除了那些登記在案的教會中的五旬節信徒外（所謂登記在案，即在政府中有登記者），還有成千上萬沒有被登記在案的，他們在家庭或森林裏聚會，躲避政府人員的監視。所以很可能在一九八〇年時，俄國人數最多的基督教派，除了東正教會外，就屬於快速成長的五旬節派了。

是的，全世界都開始注意俄國的五旬節信徒，此乃因最近在新聞中被廣泛注意的「七個西伯利亞人」，此名稱是指一個躲藏在美國大使館的家庭而言。五年之

久，瓦斯契訶（Vaschenko）和契米哈洛夫（Chmykhalov）兩家人住在美國大使館中不能自由行動的地下室裏。他們的奮鬥，成為西方轟動一時的訴訟案件。然而，最後在一九八三年七月，蘇俄當局終於釋放了這兩家人，允許他們移民到以色列和美國。^④

這些故事說明了五旬節信仰從一九〇六年開始，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我們還可以繼續報導五旬節信仰在其他國家的起源，以及類似的神蹟帶領和恩賜的見證，但本文的重點已經夠清楚了。這些早期的五旬節拓荒者很清楚，此運動就是他們長久以來所等候的「春雨」，表示基督再來迎接祂新婦的日子已經近了。他們感覺這信息和經歷是為基督整個身體而預備的，是教會的希望，也是解決今天可怕的背道現象的答案。他們的信息是積極有力的；他們確實相信，凡是在基督教各宗派的真信徒，都能夠歡喜回應恩賜在教會裏恢復的好消息。然而，讓他們難以相信和覺得沮喪的，就是教會並未完全準備好接受他們的先知信息！

被拒絕的春雨

一九〇六年四月，當春雨澆灌在阿蘇撒街，參與者只是一小羣信徒。他們聚集在一間即將倒塌的房子裏，舉行五旬節的聚會。他們舉手，同聲讚美，以美妙的靈歌充滿整個房間，那種用方言所唱的新歌，被稱為「天上的詩班」，一羣謙卑的人，在那裏按照聖靈所賜的口才說方言。會友們多是貧窮的，主要是黑人，白人只佔極少數。當時的領袖是一位出生於路易斯安納州的聖潔會黑人——威廉·西摩，然而當時的宗教界並不熟悉他。

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大約一千位家境富有的信徒，聚集在華盛頓的國家大教堂，舉行另外一次的五旬節聚會。他們在那裏舉手、同心讚美，美妙的歌聲在大教堂寬闊的空間裏迴盪。數百位專業人士、神學家和各宗派的聖職人員，按著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方言來。當天的主席是該教堂的撒利牧師（Dean Francis M. Sayre），特約講員包括哈佛神學院的史丁達院長（Dr. Krister Stendahl）和聖母大學的神學教授——約瑟芬·福特（Josephine Massingberd Ford）。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萬名天主教靈恩信徒在聖彼得大教堂聚集，一同慶祝五旬節。同樣的聚會亦曾在該地於教皇保祿六世的面前進行。第二天，在同一個大教堂裏，比利時的總主教蘇倫斯樞機主教（Leon Joseph Cardinal Suenens）講道，而教皇則為在該教堂聚集的靈恩朝聖者主持特別崇拜。年輕人於聖靈的能力下，在高高的祭壇上說預言。①

一九七八年六月，兩千名聖公會的靈恩信徒，聚集在英格蘭的坎特伯里大教堂舉行另一次的五旬節聚會，該教堂是全球聖公會團體的古老根基所在。同樣的現象再次出現：說方言、翻方言、說預言和醫病禱告。當這聚會在聖公會的卅二位主教主領下結束時，會眾都歡騰雀躍在主面前，並高聲讚美神。

自五旬節運動從美國開始以來，其驚人的發展即顯得相當戲劇化。然而，在阿蘇撒街和聖彼得大教堂之間，卻是一個充滿誤會、拒絕、批評、逼迫，甚至暴力的故事。五旬節信徒經過了許多忍耐，才得以進入各所大教堂內。

初期的五旬節信徒，正如我們所看見的，對他們剛剛發現的經歷十分熱心和陶醉。他們確實相信，整個基督的身體都將被更新，且接受五旬節經歷和能力的祝福。很多受過較好教育的五旬節領袖，直接地接受了十九世紀教師們所作的預言，承認這就是他們所信的：帶著神蹟而來的末日聖靈大澆灌。他們認為，所有公正的、靈性敏銳的人，都將承認聖靈恩賜彰顯的真實性；而且這些事已在世界各地發生。

這種簡單、天真的樂觀態度不久就煙消雲散，因為許多針對此運動所產生的嚴厲反對力量已經出現。大部分剛接受五旬節經歷者回到自己原屬的浸信會、循道會或長老會時，都被他們所愛的教會開除。他們別無選擇，只有組成新的宗派來繼續敬拜，和享受聖靈的「新酒」。在開始的五十年中，拒絕和驅逐的事件層出不窮。

對於相信五旬節個人經歷的人來說，尤其造成傷害的，就是社會大眾透過各種不友善行為所表現出的排斥態度。五旬節信徒的小孩被同學嘲笑為「聖潔的滾地者」，而社區裏的人則對他們的父母避之惟恐不及；但即使如此，他們相信這是與世界分別的代價，他們非常願意付出這種代價，並極力保存和宣揚他們的信仰。

從一九〇六年起的頭兩個世代中，許多毒舌的批評加諸於此運動上，大部分批

評者的評斷也許是出於誠意，但是一般而言，他們並不了解此運動的真正意義。甚至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在公開指責這些事時，是相當不公平和苛刻的。在那個三K黨橫行，禁酒令仍存在，和經濟大蕭條的年代裏，「容忍」是一種被遺忘的美德。

但就好比這類事情的歷史一樣，不公平的批評遲早會不攻自破，而且批評愈厲害，人們對這事就愈發好奇。大部分批評者所犯的一個大錯誤就是，他們通常找這運動中最不好的例子來加以批評，而不是從整體來看五旬節主流所表現出的屬靈、好行為和敬拜方式，這些都是不該受到責備的。喜歡批評的人，很可能從未看過此運動裏的好榜樣，以致誤解五旬節信徒想要推廣的屬靈追求。

反五旬節的辯論，在這個世紀裏，按著比從前更顯而易見的方式發展。首先，最常見的是逼迫，接下來就是容忍，最後終於轉變成接納和適應。以下，我將嘗試把這不同層次的批評加以分類，從初期一直介紹到現代：

新聞界的批評

最初有記錄的批評是全國各地的新聞界，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他們的報導大

都把這些事件當作趣聞軼事，缺乏神學根據，而且通常以可笑和敵對的語氣來報導。

那位經歷阿蘇撒街春雨澆灌的巴特曼提到初期的逼迫時說：「許多逼迫，尤其是來自新聞界的，他們在文字上羞辱我們，但結果只引來更多的羣衆而已。」^②洛杉磯時報的頭條標題寫著：「奇怪的方言噪音」、「瘋狂新派出現」、「阿蘇撒街昨晚的狂野」。巴特曼說，雖然報章如此報導，但是教會每個晚上仍都「擁擠不堪」，而整個建築物裏面，連「樓梯都被騰出來，以容納更多的人」。^③

雖然批評的謊言不攻自破，而且造成免費的宣傳，許多人都是經由這些管道得知五旬節信仰的出現。然而很不幸的，這也是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所看見的惟一本。

宗教方面的報刊也刊載了類似的文章和新聞。不可思議的是，一些平常言行謹慎、心態平衡的編輯都展現令人驚訝的論調，這些言論被刊載出來後，便引來無數次的再版和抄襲，那時的一些報章向來就是這種作風。

批評變成暴力

讀了這些非常不準確的報導之後，禍言和暴力行爲很快地接踵而至，不足以為奇。暴力當然是最強烈的批評方式。一般說來，暴力的襲擊多是來自鄰里的流氓和暴徒；他們都是非基督教徒，但指責他們的卻是那些激進的、被憎恨之人所點燃、存著種族和宗教成見的人。數十年之後，五旬節的傳道人被毆打、毆打和驅逐、帳棚被燒燬，甚至證方言的人被人用雞雜蛋和蕃茄所攻擊。這樣的事是常見的，甚至蓄意謀殺的事也會發生，尤其是在美國的南部和中西部。

有一些初期的五旬節傳道人，因其所作的見證被下放到監牢裏，尤其在醫病禱告的事上。有些幫派在童聲歌隊教會，又有一些人則破壞公開的敬拜聚會，有的甚至是在當局的同意之下進行。有相當長的時間，五旬節信徒中的社會低階層份子成為公開攻擊的對象。甚至在一九四七年，一位狙擊手就趁羅拔士在他的家鄉——奧克拉荷馬州杜薩的帳棚裏講道時，向他開槍，子彈差一點就擊中那位當時還不太聞名的佈道家。當天晚上，那顆子彈有可能就結束了羅拔士後來的整個事工。①

我們無需一再重複初期五旬節信徒所遭受的暴力攻擊，因為這樣的逼迫並非來自神學家和教會人士，而是來自於無理性的暴徒。然而我們可以思想，在廿世紀的美國，再也沒有任何一種宗教運動，像五旬節運動那樣承受暴力與逼迫，或許惟有

耶和華見證人會是個例外。但五旬節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的，事實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運動在剛開始時，都會遭遇逼迫和攻擊，包括浸信會、循道會、長老會、天主教，以及最初代的基督徒等等，莫不如此。

聖潔派和基要派的批評

衆所周知，內戰是最血腥、殘酷和最艱苦的戰爭，在宗教圈子中亦然。最無情的戰爭往往發生在鄰舍之間。事實上，兩方面的共同點往往比相異點還多。初期五旬節運動受攻擊時，這類事情又再次出現。從這個角度看來，聖潔派和基要派的激烈反對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五旬節運動是美國聖潔運動的一個分支，而且它後來橫掃了整個聖潔運動的範圍，怪不得傳統的聖潔派教會會發出那樣嚴苛的批評和排斥了。

聖潔派團體最常提出的控告，就是說方言是被鬼附的表現，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九一一年白艾瑪（Alma White）所寫的「鬼魔與方言」（*Demons and Tongues*）書中，描述五旬節的敬拜是一違反自然的，是「使人厭惡的」，而且「父是『驕傲崇拜的高峯』」。白艾瑪將西摩恤寫為「撒但的工具」，又說艾美·麥佛

森 Aimee Semple McPherson 所說的方言是「女巫的喃喃自語」，但儘管白艾馬保出過極傷害性的攻擊，她的先生卻說了方言，且成為非常虔誠的五旬節信徒。

(5)

要了解聖潔派對五旬節信仰的攻擊，首先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和五旬節教派屬於同一階層，所競爭的是同一個宗教市場。同時，人們通常向那對其本身構成最大威脅的團體存著戒心。由於方言的問題，五旬節拿撒勒人會甚至把「五旬節」三個字，在教會名字中刪除；從那時起，他們就單單稱為拿撒勒人會。至於其他教派，譬如衛理公會、印第安納州安德森的神的教會、救世軍和自由循道會，在本世紀初都採取類似的態度。

以上所列舉的里山，是大部分基督教派嚴苛反對的原因，很多人一再引用白艾馬和其他聖潔派所說「被鬼附」的理論。例如一九四一年，鮑曼（Louis Bauman）就寫道：「今天或許撒但最普遍的作為，就是鬼魔模仿信徒方言恩賜的現象。」他又說：「撒但所行的第一件奇事，就是使那條蛇能說話，目前看來，牠仍在做當初的這一件奇蹟。」^⑥

斯多里（H. J. Stollee）也發出相同的意見，他把五旬節信徒的敬拜與非洲和

愛斯基摩人的異教崇拜儀式相提並論，他說：「五旬節運動是一項陰謀，它是出於撒但的，這是聖經給我們的依據，從各處的現象看來，這也是使分裂、不道德和瘋狂行為進入教會的一條路徑。」^⑦

然而，最大的打擊和傷害，是來自那些著名的、被衆人所尊重的福音派傳道人；其實，他們過去一直領導和鼓勵他人祈求末日的五旬節來臨。可是當五旬節信徒宣告說，他們的經歷就是衆人禱告所得的結果時，卻被無情地驅逐。一位曾是救世軍的軍官，後來成為浸信會傳道人——艾恩賓（W. A. Ironsides），在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他那份名為「真假聖潔」（Holiness, the False and the True）的著名反五旬節文章。曾身為救世軍的一名會員，艾恩賓主要是批評聖潔派教會的完全成聖主義，他很確定地指出：五旬節運動是從聖潔派的信徒中出現的，但卻稱五旬節運動為「令人厭惡的方言運動」。他又說：「最粗鄙的迷信和狂熱的個性，在他們中間找到了溫床。」^⑧

陶雷曾在書籍和演講中使衆人對聖靈產生濃厚的興趣。他是開西長修會的講員之一，卻稱方言為「惡作劇」，同時舉出人們在他的聚會裏使用方言。他對五旬節運動最有名的指斥，就是稱它「絕不是出於神，乃是山一個聰明的人所開創

的……當然，攻擊此運動最厲害的一句話，就是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所說：「五旬節運動是『撒但最後一次的幅吐』。」(9)

關於這個題目，另有人提及，此人即那位令人敬畏的普林斯頓基督教神學家華德。他在所寫的一篇全成聖主義和假冒的神蹟（*Perfectionism and Counterfeit Miracles*）中說：「自己在初代教會結束後，就未曾在地上行出一個神蹟了。」這句話與恩賜已經停止的理論是相符的，但是他這樣說，是針對五旬節教會和羅馬天主教而言。(10)

看過以上這些論點後，我們便不難明白，有組織的基本派為何斷然拒絕五旬節的更新。但另一個事實是，五旬節信徒卻幾乎全數勝受基本派的所有立場，尤其是在基督於千禧年前第一次降臨，教會在當時被提的教義上。

一九二八年，基要派信徒正式拒絕了五旬節運動，他們在當時全球的基本派大會中，正式排斥五旬節教會，並稱他們為「過分狂熱和不符合聖經的」。後來，馬思泰（Carl McIntire）於一九四四年在一美國基督教大會上發表類似的言論，在該聚會中，他稱方言為「背道的重要徵候之一」。(11)

在基要派中間，這種感覺一直持續至今，譬如法威爾在維吉尼亞州林肯城的自

由浸信會學院，和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威的鮑勃瓊斯大學，莫不採取這種態度。法威爾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絕不容許任何一位會說方言的講員，在其學院內或在多馬道浸信會中講道；而鮑勃瓊斯大學則規定所有被發現說方言的人，必須在廿四小時內離開該大學。同樣地，阿斯巴瑞神學院也維持不接受五旬節信徒進入該校的政策達若干年之久。

聖潔派和基要派拒絕五旬節運動的原因，幾乎全部是為了神學上的緣故，並且他們也都列出許多經文作為其拒絕的根據。那些辯護雖有錯誤卻都是出於誠實的態度，目的是「護教」，免得虛假的、危險的教師和教義進入他們中間。但他們卻一再地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偏離了神學的客觀立場，把他們所謂為五旬節敬拜中的特色，諸如不道德的和羣衆歇斯底里的恐怖故事，混合在他們當中。

心理學及社會學的批評

五旬節終於吸引了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注意，使他們開始從專業的角度解釋五旬節運動出現的原因，他們的角度和立場完全與神學無關。起初，他們相對聖潔派、基要派辯護者的態度相同，都是負面的；而此批評者通常是有名的大學和神學

院的教授，他們對五旬節運動的解釋當是本質知識界所流行的理論和時尚。經常，這一派的批評者會指出類似精神不穩定、精神病、貧窮、神經衰弱、性格壓抑、無知和低階層行為等理論，來解釋五旬節運動出現的原因。其中，早聞最危險的批評是一九二一年麥基（Alexander Mackie）提出的研討，他為此出版了一本書，題目非常引人注意：「方言的恩賜——從精神病學看基督教」。麥基認為，說方言者在頭腦或神經方面都有毛病。他引用當時所流行的一骨相學理論（phrenology）根據頭骨形狀來研究人的個性和理性，最後下結論說：「所有說方言的人其頭顱骨都是相同的；正如同所有犯罪的人，其頭顱骨都類似一樣。」他更進一步地控訴，五旬節信徒鼓勵別人實行「自由的愛」和「扭曲的性慾倒錯」。在他著作的最後一段結論中，這位長老會牧師控告整個五旬節運動：「基督教長久以來一直耐著心地等待要明白這件事——這種方言恩賜——是否從神而來。然而它是病態的，是屬於貧窮人和心智衰弱者的；是一種疾病，一種罪性，它並非從神而來。」^⑫

在這類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那魯大學教授肯頓（George Bernard Cutten）在一九二七年所著的「從歷史和心理學看方言問題」（Speaking With Tongues, Histor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Considered）。在一大段歷史的討論

之後，肯頓的結論是：「方言是心理誘導、催眠，和精神病所造成的效果。」^⑬

之後出現從心理學角度來談五旬節經歷的書籍，就比較客觀了，其中包括：歐迦思（Wayne Oates）所寫的「舌音，從聖經、歷史和心理的觀點看方言」（Glossolalia, Tongue Speaking in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凱塞（Morton Kelsey）所寫的「說方言，一種屬靈經歷的實驗」（Tongues Speaking: An Experiment in Spiritual Experience）；以及啓達（John P. Kildahl）所寫的「說方言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Speaking in Tongues）。這些著作雖然還是根據心理學來探討說方言的種種，然而卻沒有一本書認為說方言是出於精神方面的毛病。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以上所提的書籍，以及後來的研究，大部分都不同意肯頓和麥基的理論。那些客觀的研究者把說方言和不說方言的靈體加以比較，發現前者至少與後者一樣，達到很好的效果，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後者調整得更好，這就是坎特（William W. Wood）在一九六五年所作的研究——「五旬節聖潔派的文化和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Religion）中所獲得的結論；這份報告是在杜克（Duke）大學作的，他發覺五旬節的信徒不但沒有衝

人的人格調節，反而能使個性偏離的人回到正常人平衡的心靈狀態。从很驚訝地發現：五旬節運動的經歷反而能夠解決許多社會和文化上的混亂，以及社會低階層的問題。

在一些社會學的研究，譬如一九三六年波普 Liston Pope 所作的名著——「磨坊工人和傳道人」 Millhands and Preachers，就指出初期五旬節信徒大部分屬於社會的低階層。其他社會學的研究，則從經濟、社會力量的角度，來解釋五旬節運動的起源和成長。在這些研究裏，我們常常見到尼布爾 Richard Niebuhr 所寫的一宗派運動的社會根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和木布格 David Moberg 所寫的「教會——社會組織」《The Church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由此研究所帶來的結果，是使人覺得五旬節運動是一窮人的宗教。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理論再也站不住腳，因為五旬節信徒已進入社會的中產階級。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新五旬節運動開始時，這樣的理論更被衆人所懷疑，最後便銷聲匿跡了。因為在當時，五旬節信徒已經進入傳統教會，受過高等教育相較富有著的圈子中。

麥當里 Kilian McDonnell 對於以上的文件，經過相當詳細的研究後，於一九七六年發表一份「靈恩更新與教會」（Charismatic Renewal and the Churches）的報告，他下結論說：「雖然此運動吸引了一些精神不穩定的人，但一般說來，五旬節和靈恩派的信徒大都是正常人。」^①

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是有價值的，而且對於了解五旬節運動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但這些研究與神學無關，也未曾真正了解五旬節信徒所提出的聖經根據。

神學界和釋經學者的批評

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新五旬節運動開始時，基督教界才開始認真地探討五旬節信徒的聖經根據。在對此運動的批評和研究中，這是最近的趨勢，而這種情況代表著神學方面的「成熟」。這些批評者通常在自己所處的領域中是受尊崇的，他們所採取的角度十分客觀。

到現在為止，在最具學術性的作品裏，作者們在許多方面同意五旬節運動，而這是過去的作者們所不願意承認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沒有拒絕五旬節的教義，而是按照已經被接受的釋經方法論來考察這個運動。他們大部分不接受「立即

成聖」和「以說方言為受聖靈洗的證據」的理論。一般說來，他們的著作是具有學術性的，是公正的，雖然大部分五旬節信徒都不會同意他們所作的結論。

在這些作品中，最讓人注意的是長老會布倫那（Frederick Dale Brunner）所寫的「聖靈神學：五旬節經歷和新約的見證」（*A Theology of the Holy Spirit: The Pentecostal Experience and the New Testament Witness*）、華人會鄧恩（James D. G. Dunn）所寫的「聖靈的洗：新約中關於聖靈恩賜的教導，與今日五旬節運動的再思」（*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Teaching of the Gifts of the Spirit in Relation to Pentecostalism Today*）。這兩位新約的學者都是經過十分努力和澈底的研究，才達成他們那些不正確的結論。但無論如何，他們的研究顯示出，最高層的聖經學者已開始認真地研究此問題。

這種狀態是在新五旬節運動開始以前一個很大的進步。在過去，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認為五旬節信徒是那些在經濟、文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只有聖潔派和基要派的學者曾經參考五旬節派的聖經神學訴求，結果是斷然拒絕之。至於廣大的基督教世界，也就是那些主流派的教會，則根本很少知道此運動的存在。關於恩賜的停止

止與恢復的理論，很少被人關心與思想，如果方言在這些教會出現，那麼他們所關心的，多半是這種現象與教會常規的問題，而非在神學或釋經上的正確性。

從白艾瑪所寫的「鬼魔與方言」到布倫那，這段路程至少與從阿蘇撒街到聖彼得大教堂的路途一樣遙遠。很少主流派神學家願意接受「說方言是聖靈洗的第一個證據」的理論，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以後卻出現一種趨勢，即大家開始接受一個前題——聖靈的恩賜已經在現代出現；並且開始放棄那個古老的，認為恩賜已經停止的理論。